

三國志通俗演義

人民文學出版社



羅貫中著

三國志通俗演義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三国志通俗演义（共八册）

一九七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平装本定价：每部十四元
书号：一〇〇一九·二二五八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二

目錄

司馬懿破公孫淵

司馬懿謀殺曹爽

司馬懿父子秉政

姜維大戰牛頭山

戰徐塘吳魏交兵

孫峻謀殺諸葛恪

姜維計困司馬昭

司馬師廢主立君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洮西敗魏兵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二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司馬懿破公孫淵

却說幽州刺史毋丘儉表稱公孫淵造反。自
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興兵入寇。淵乃遼
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
曹操趕袁尚。未到遼東。康斬袁尚首獻操。操
遂封康為襄平侯。然後康故。康有二子。長曰。

晃。次曰淵。二子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後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強。好廝殺。復奪其位。曹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權遣張彌。許宴。齎金玉珍寶。封淵為燕王。淵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魏。叡加淵為大司馬。樂浪公。一向淵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有副將賈範諫曰。主公未可如此。中原以壽加封。不為卑賤。今若背反。

實為不祥。又兼司馬仲達善能用兵。諸葛武侯尚且不得取勝。何況主公乎。淵大怒。叱左右縛了賈範。即時有叅軍倫直諫曰。賈範之言是也。聖人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國中累見怪異之事。主公豈不察乎。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宇。作人行。一不祥也。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有一小兒蒸死於內。二不祥也。襄平北市中。忽陷一地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有頭。有面。有眼。

有耳。有口。有鼻。却無手足。往來之人。刀箭不能傷。亦不知何物。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無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孔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主公當避凶就吉。今若背反。必喪身矣。公孫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賈範。倫直。斬于市曹。急令大將軍卑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起遣兵十五萬。搶掠鄉村。殺人放火。因此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叡聞知大驚。急

召太尉司馬懿入朝計議曰。公孫淵背反。如
之柰何。懿奏曰。臣部下馬步軍四萬。足可破
此賊矣。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
不在多。設竒用智。淵必破矣。臣託陛下之洪
福。淵乃唾手而擒。陛下何足慮哉。叡曰。卿料
公孫淵將何策禦之。懿曰。棄城豫走。為上計
也。守遼東。拒大軍。其為次也。坐守襄平而不
動身。其為下計。必被臣所擒也。叡曰。三者。卿
當用何計。懿曰。能料彼我。必能勝也。公孫淵

乃愚濁匹夫。豈肯棄城而走。必然先拒遼東。後守襄平。安得逃出。臣之度也。叡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如此一年足矣。叡曰。倘吳蜀入寇。如之柰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得憂也。叡大喜。即命司馬懿興師。征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引原領戰將。並本部軍馬而去。却說魏先鋒胡遵。引前部兵。到遼東界下寨。人報知公孫淵。淵令卑衍。楊祚。分

兵八萬屯於遼隧。

音墜地名

圍輕二十餘里。環遼

廉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飛報司馬懿。懿笑曰。此勢不與交戰。正欲老吾兵也。若攻之。正墮其計。遼東賊衆太半在此。其巢空虛。吾等可棄此處。只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破之。必獲全功矣。衆皆從之。遂勒兵從小路。大張旌旗。轉山南迤邐而去。却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弓弩砲石。未可妄發。今魏兵千里而來。人多糧少。難以久

住。糧盡必自退。待退動時。却出奇兵擊之。司馬懿一鼓而可擒也。昔日司馬於渭南堅守。孔明乃死。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我等與孔明復讐。豈不羞哉。言未畢。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單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罷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來。却說司馬懿暗留千餘人。扮作土民。哨探消息。忽見遼兵趕來。飛報司馬懿。懿笑曰。彼知吾取襄平。拔寨趕來。中吾計矣。乃令

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于濟水之濱。如
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正行。果遇卑衍。
楊祚。追至濟水。忽然一聲砲響。兩邊鼓譟。搖
旗。魏兵殺出。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
殺來。卑楊二人大驚。又不知背後多少魏兵。
只得望前奔走。前面又被司馬懿引兵殺回。
三路夾攻。遼兵大敗。死者無數。降者甚多。卑
楊二人。死戰得脫。引敗兵奔走。前至首山。正
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又來與魏兵交戰。

卑衍出馬辱罵曰。漢賊休使詭計。汝敢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二人戰有數合。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遼兵大亂。霸引兵掩殺將來。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軍皆在水中。軍心驚疑。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欲移於前面山上。懿大怒曰。我豈不

知泥瀆。捉公孫淵在邇。安肯移營也。切不許
惑我軍心。再要移營者斬之。裴景喏喏而退。
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怯水。乞憐
移了營寨。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推出斬之。
梟首於轅門上。因此軍心安靜。懿令南寨人
馬。暫退二十里下寨。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
柴薪。牧放牛馬。有司馬陳珪問曰。先前太尉
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併進。八日皆至城下。
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今帶甲四萬。數千里

而來。不令攻打城池。任穀秋雨霖瀟。又縱賊
衆樵牧。實不知太尉主何意也。顏乞教之。懿
大笑曰。你雖為司馬。不知兵法。昔日孟達糧
多兵少。糧勾一年。我軍有四倍。糧不足一月。
以一月之糧。而敵一年之糧。安能長久也。以
四倍之兵。而敵一倍之兵。豈不獲勝也。不可
不速戰。吾故奮死相爭。方纔勝矣。今遼兵多。
我兵少。賊饑。我飽。何必攻之。任彼自走。待走
動而擒之。無有不勝。我今放開一道。不絕彼